

人物榜

从“故事奶奶”到预防种族屠杀

——专访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特别顾问恩德里图

■ 黄莉玲

在尼日利亚中部的一个地区，生活着56个民族，但这些民族之间由于争夺资源、宗教信仰不同和顽固的偏见而存在着纷争和由此引发的暴力。来自肯尼亚的人权工作者爱丽丝·恩德里图在那里进行一年多的调解，她通过讲故事、类比的方式促成当地社区实现了和解与和平，并被人们尊称为“奶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11月中旬宣布任命爱丽丝·恩德里图担任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特别顾问，接替来自塞内加尔的阿达玛·迪昂。

近日，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在她的播客节目《夜不能寐》中对恩德里图进行了采访，听她讲述她在尼日利亚播撒希望的故事。

从小着迷调解人工作

恩德里图从小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冲突调解人，更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就预防种族灭绝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顾问。

恩德里图的父亲在内罗毕工作，家里住在内罗毕的乡间。儿时的经历让她见证了社区长老作为调解人的魅力。

“我在村子里长大，我们有传统制度。通常是男性的长老来主持。他们会坐在一棵树下，一个人会过来说，我的牛丢了，邻居家的一头长得像我家的牛。这两个人就会跟长老说牛到底归谁的事情。然后长老们会做出决定。我对此很着迷。”

1990年，从内罗毕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恩德里图开始在肯尼亚人权委员会工作。

2007年，肯尼亚举行大选后，由于来自不同族裔的候选人对选举结果存在严重分歧，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族裔暴力。一度和睦相处的邻里之间都会反目成仇，甚至暴力相向。

那时，恩德里图作为肯尼亚人权委员会的人权教育负责人，需要四处出差，她在全国各地看到许多人被杀害。



作为调解人，你必须有一张非常小的嘴巴、一双大眼睛和一对大耳朵，因为你必须不断倾听。
——恩德里图

在南方高原为56个民族和平做调解

在人权领域工作多年后，恩德里图开始在非洲多个国家进行冲突调解，包括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苏丹、南苏丹等。她在尼日利亚进行的社区间调解，使得一个充满族裔纷争的地区实现了和平。

“我去了一个叫南方高原的地方。那里有56个民族社区，我在一个足球场进行调解，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我总是说，作为调解人，你必须有一张非常小的嘴巴、一双大眼睛和一对大耳朵，因为你必须不断倾听。”

在一年多的调解过程中，当地的56个民族各自派出了6个代表参加。恩德里图表示，来自56个民族的这些代表最终实际上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个民族在公开场合看起来非常好，说的都是正确的事情，但是在背后却干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我告诉他们，你可能知道蝎子过河的故事吧？蝎子过不了河，因为它不会游泳。蝎子看到一只青蛙，于是说，青蛙先生，你能帮我过河吗？青蛙说，不，我不能。蝎子说，为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你会蜇我。蝎子说，但我为什么要蜇你？我需要过河，请帮助我。于是青蛙说，好吧，跳到我背上，我们走吧。于是他们开始过河。青蛙在游泳，一直游泳，然后，到了河中央，蝎子蜇了青蛙。当他们都沉没时，青蛙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蝎子说，因为那是我的本性，我是蝎子。然后，我问那个民族社区的人，在这场暴力中，你们是否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成了这只蝎子？尽管你们知道你们的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而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尽管你们知道孩子们已经很久没有上学了，因为暴力，你们甚至不能去最近的市场。但是，一次又一次，你们继续在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们是蝎子吗？如果你们是蝎子，我们该怎么办？这意味着你们无法摆脱其他人已经脱身的这个暴力阶段吗？而且我们还必须不停地阻止其他人进行报复吗？我没有说，你们为什么要杀人？而是说，你现在是蝎子吗？他们说，不，不，不，我们不是蝎子。其他人则说，不，不，不，你们就是蝎子。在整个讨论中，没有人指名道姓，每个人说的都是蝎子。最后，有了道歉。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社区来到足球场，他们会站在那里，用颤抖的手拿着纸，用颤抖的声音读出了道歉，但无论如何道歉是读出来了。人们会回家，并且说已经道歉了。这是非常有用的。”

恩德里图就这样大量地使用讲故事的方式，人们通过类比起来增进沟通、理解和互信。她也由此在调解社区中成了一位有名的“奶奶”。

恩德里图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叫我‘奶奶’。这是一种荣幸，因为它取代了‘那个来跟我们交谈的肯尼亚女人’的身份。这都是因为我讲的那些故事。”

在恩德里图的职业生涯中，当她向人们讲授关于人权的知识时，经常碰到一个难题，人们常常问她，“你说到的这些人权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干，你说警察不能施暴，可警察照样施暴……此外，还有很多人知道危险即将发生，却无处报警、求助……”

“所有这些知道暴力即将发生但不知道该告诉谁的人们，还有些人知道该告诉谁，但那些人要么无能为力，要么并不想采取行动，所有这些人让我彻夜难眠。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当宣布我被任命时，有三四天我睡不着。电话不停地响，消息不断涌来。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电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还没有报到，任命只是宣布了。但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明天就会遭到袭击，你必须做点什么？你肯定认识某个人……因此，当我每天晚上睡觉时知道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知道他们将受到攻击，而他们不知道该告诉谁时，我就会感到这是一个很难的位置。”

让“种族灭绝”永不发生

恩德里图说：“每次谈到我们办公室的名字时，人们甚至不想听到‘种族灭绝’这个词。尽管我们一直在说‘再也不要’，但暴行仍在发生。”

恩德里图认为，种族灭绝是“人”的创造，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世界还没有学会如何应对。有时你会发现种族灭绝变成了被杀人数的比较。”恩德里图表示，需要把重点放在为什么人们会进行种族灭绝的原因上，她也正在做很多关于仇恨言论的工作，“我们在努力理解这些人这样做的原因和基础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应该探讨在这些基础原因中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去中断产生这个不断喷涌仇恨的社会循环，我们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让‘永不再生’成为现实。”

世界

国际劳工组织：

疫情后复苏期间女性再就业人数将少于男性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何蒙

国际劳工组织近日表示，女性在新冠疫情时期所承受的成比例的就业和收入损失，以及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剧的工作场所性别不平等，在近期仍将持续。2021年实现就业的女性人数预计将比2019年减少1300万，而男性就业人数则能够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据联合国官网报道，国际劳工组织发布题为《更加公平的复苏：将女性参加就业和就业期间的权利作为复苏核心》的政策简报指出，女性劳动者在餐饮、酒店和制造业等受疫情打击严重的行业内较为集中，因此在疫情期间所遭受的就业和收入损失也尤为严重。

在全球范围内，2019~2020年间，女性就业率下降了4.2%，相当于损失了5400万个工作岗位，男性的就业率则下降了3%，相

当于损失6000万个工作岗位。预计，2021年，全球适龄女性就业率仅能达到43.2%，适龄男性就业率将恢复到68.6%。

政府扶持政策使女性劳动者受益

政策简报指出，疫情期间，美洲国家的女性就业率下降最为严重，达到9.4%，其次是阿拉伯国家，为4.1%，同期阿拉伯国家男性的就业率则下滑了1.8%。亚太地区女性在疫情期间的就业率减少了3.8%，男性则减少了2.9%。在欧洲和中亚，女性就业率下降2.5%，男性则下降1.9%。非洲的男性就业率在疫情期间的下滑幅度最小，仅为0.1%，而当地女性的就业率则下降了1.9%。

在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女性失业，并鼓励女性尽早重返工作岗位的国家，女性的就业情况要明显优于未采取相关措施的国家。

比如，智利和哥伦比亚政府为新聘用的职员提供工资补贴，且女性的补贴额度高于男性；哥伦比亚和塞内加尔推出或是加强了对女性企业家的支持；墨西哥和肯尼亚则设立了相关配额，确保女性能够从公共就业项目中受益。

此外，中国和新加坡等国正采取措施，提升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参与比例，充分利用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更加理想的就业机会，而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则正在推广工资透明报告制度。

劳工组织表示，还有一些国家在疫情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应对对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支持，减少其对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生产力和职业健康的不利影响。比如，中国、印度和黎巴嫩政府设立或更新了家庭暴力受害者服务专线，并通过社交媒体开展了有效的信息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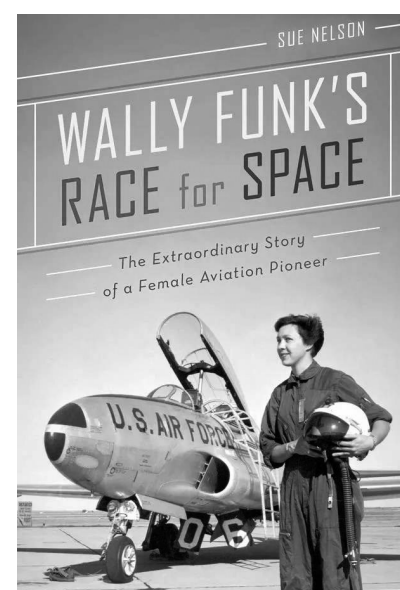
以更加公平的方式重建

政策简报强调，以更加公平的方式重建，意味着将性别平等置于复苏努力的核心，并采取以下相应战略：

投资护理经济。健康、社会工作和教育等行业是重要的就业来源，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与此同时，为家庭照料工作提供假日，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也有助于鼓励男女双方更加公平地分担家务劳动；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全面、充分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以减少当前在社会保障覆盖领域的性别差距；促进同工同酬；消除工作场所的暴力和骚扰。新冠疫情期间，家庭暴力，以及与工作相关的性别暴力和骚扰有所加剧，进一步破坏了女性参与带薪就业的能力；增加女性在政策制定机构、社会对话，以及社会合作伙伴机构中的参与。

特写

82岁航天界女先锋终圆太空梦



冯克传记：《沃利·冯克的太空赛跑》。



贝索斯致敬冯克的太空梦：“没有人比你等得更久了。”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于格林威治时间7月20日13时，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范霍恩附近的发射基地一号，乘坐自家太空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新谢泼德”号火箭成功飞向太空。

冯克是航天界的女性先锋人物，受贝索斯邀请登上“新谢泼德”号火箭，终于在60年后

圆了自己的太空梦。冯克也成为迄今为止最年长的“太空人”。

82岁的航天界女先锋冯克表示：“我等了很久，终于登上了太空。”据悉，冯克还收到了本次太空游的纪念品——载人飞船着陆时使用的降落伞的一块布料。

冯克1939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冯克的母亲就对飞行着迷，但因为是女性，未能实现飞行梦。

虽然在高中时期，冯克曾被禁止去学只有男孩才能上的机械课。但之后她还是进入俄克拉荷马大学（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最好的飞行学校）学习，20岁便成为职业飞行员，后来成为斯蒂尔堡空军基地的飞行教练。

冯克本人有1960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曾经指导过大约3000名学员学习飞行。她还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第一个女性飞行安全调查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第一位女性检查员。

20世纪60年代初，冯克自愿加入一个被称为“水星13号”的女性宇航员培训项目，并接受严格的体能和心智培训和检测，希望最终能成为太空人。

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军方和太空总署都对女性成为宇航员保留态度，“水星13号”项目最终被取消，冯克和其他接受培训的女性都未能进入太空。

（来源：《欧洲时报》）

观察

■ 新华社记者 李保东

加政府作秀甩锅 原住民冤魂难安

最近两个月，加拿大先后在4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总共1000多座无标记的坟墓，死者中年龄最小的仅有3岁。这些发现一次次震惊加拿大和国际社会。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长期利用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种族灭绝，但加政府一直掩盖这段黑暗历史，并利用法律诉讼、口惠而实不至的“主动赔偿”等方式拖延问题解决，导致这些暴行直到现在才为世人知晓。虽然加拿大政府在舆论压力下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基本只具象征意义，原住民期待的正义远未到来。

残酷暴行

加拿大媒体7月12日报道，该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个名为“库珀工业学校”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了160多座没有标记的坟墓。此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附近5月底发现215具遗骸；萨斯喀彻温省“马里瓦尔印第安寄宿学校”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圣尤金教会学校”旧址附近6月下旬分别发现751处和182处无名坟墓。

以“寄宿学校”名义关押原住民儿童，并对他们实施文化种族灭绝，堪称加拿大一段极其黑暗的历史。2015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加政府建立了至少139所寄宿学校，至少有15万印第安人等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寄宿学校，许多人在那里遭到残酷虐待，至少有3200人被迫致死。有学者估计，受害儿童人数远不止这些。

原住民们指出，这些寄宿学校就是“集中营”，残暴、歹毒、狂悖、无耻等词汇，都不足以描述加拿大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令人面善和阴险狠毒。

长期隐瞒

一连串无名墓的发现，让许多加拿大民众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国家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的肮脏历史。不少加拿大人在网络上表示，过去一直认为加拿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现在说自己是加拿大人时会感到羞耻。

事实上，一些加拿大原住民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开始为自己曾在儿童寄宿学校遭受的暴行讨公道，但一直未能引起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加政府和司法系统一直竭力掩盖这段历史，拒绝公开相关历史记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加拿大政府长期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发生的罪行仅归为法律问题，拒绝从政治层面清算制度性罪恶。这样的做法掩盖了问题的本质，也误导了民众。

近些年来，随着不少寄宿学校幸存者律师的帮助下赢得对政府的诉讼，加政府意识到，若能与原住民达成和解并一次性给予赔偿，赔偿金额将比法庭一次次判罚的赔偿金少很多，这才表示愿意“主动赔偿”，并于2007年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专门解决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相关问题。

加拿大《全国邮报》网站日前刊文说，该委员会2015年提出的旨在改善原住民的94项措施，至今绝大多数都没有完全落实。对此，原住民多次批评加政府虚伪和言行不一，其道歉和赔偿并非发自真心。

作秀甩锅

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的罪恶历史曝光后，加拿大民众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对政府表示义愤和谴责，包括首都渥太华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还取消了加拿大国庆日的庆祝活动。

在舆论压力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月6日宣布，他推荐有原住民血统的玛丽·西蒙为加拿大总督，英国女王已接受这一建议。西蒙将成为加拿大建国150多年来的首位原住民总督。

但有观察人士指出，特鲁多此举充满政治算计。当前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为少数党政府，他正计划抓住加拿大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时机，在今年9月提前举行大选。加媒体指出，任命西蒙为加拿大总督，既可安抚愤怒的加拿大民众，又能让原住民产生好感，从而为自由党赢得更多选票，同时还让提前两年举行大选的计划更容易获得总督批准，可谓一举多得。

此外，特鲁多还不断要求天主教会承担其在管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中的责任，呼吁教皇向加拿大原住民道歉。对此，有媒体指出，加政府不应只向教会施压，因为寄宿学校是由政府建立和资助的。原住民领袖也批评加政府企图转移视线、混淆视听。

分析人士指出，加政府当前做法不过是政治作秀和甩锅推责，无法真正为遭受迫害的原住民伸张正义，更难以消除加拿大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